



悬疑小说

夏小宇在给女作家七月打完电话以后，离奇地在自家阳台上割脉自杀。七月怀疑是那个跟夏小宇同居的男人高炎杀了夏小宇，于是开始对她的死因进行调查，没想到却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邮件。七月按照寄件人的地址去找，发现寄件人早在一年前就已失踪，到底邮件是鬼魂所寄还是另有幕后黑手……

上官午夜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启凡终于回来了

二零零五年的第一场雪。

我倚着窗边点燃一根烟，安静地看着外面银色的世界，心里涌出一丝感动。启凡打来电话告诉我，今天是他母亲的生日，他帮我买了件礼物送给了他母亲，我感动地问他买的是什么，他像孩子一样笑起来，神秘地说是秘密。

启凡还在老家，爷爷下葬的那个晚上，他的姐姐依云突然失语，此后她就一直不肯说话。启凡只得在家陪着姐姐。

下午，我跟温可原一起去高炎的公司拿夏小宇住处的钥匙。高炎一眼看见了温可原，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又明显咽了回去，暧昧地笑着，那表情似乎我跟温可原是一对正要去偷情的狗男女。我懒得跟他解释，拿了钥匙跟他说了声谢谢。

我把钥匙拿去复制了一串，防备以后要用。

出租车经过一处红绿灯时，我看见绿灯在闪，马上就要变成红灯了，可司机一踩油门，往前冲去，我喊道：“喂！不要这么急啊，我们又不赶时间，啊！小心——”

随着我的尖叫，司机把刹车一脚踩到底，但还是没来得及，一个小女孩倒在了车头前。

我跟温可原还有那个司

机同时跳下了车，旁边陆续有人围了上来，司机赶紧把老婆婆扶了起来：“您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”老婆婆像是被吓傻了，愣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司机连问了好几遍，她才回过神来：“没事，没事，苦儿，苦儿呢？”

她说的苦儿大概就是在温可原怀里的小女孩，四五岁的样子，长得极其可爱，正一眼不眨地看着温可原。我忙说：“苦儿没事，婆婆放心好了。”

司机一看这两个人好像真没事，赶紧开车跑了，也没问我和温可原要钱。老婆婆说：“没事就好，来，苦儿，咱们回家。”我跟温可原坚持要送她，她没拒绝，说就住在前面那条路的弄堂里。我小心地搀着她，温可原抱着苦儿走在我们身边，温可原笑着说：“小家伙今年几岁了？”

苦儿没反应，老婆婆把话接了过来：“快五岁了，这孩子不会说话，是个哑巴。”很快就到了老婆婆的家，屋子里简陋得让人心寒，她弯着身子去摸索凳子，我说不行，扶着她就坐了下来。温可原跟苦儿在院子里玩捉迷藏的游戏，嬉闹成一团。

我想着还要去夏小宇的公寓，于是起身跟老婆告辞。到夏小宇住的地方天已经完全黑。我扫视每一个角落，包括洗手间，希望能找出有用

的线索。我吸了吸鼻子，强忍住难过，走出洗手间，却不经意地发现在门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躺着一个小瓶子，我捡起来看，是个药瓶，我看了看上面的说明，是治偏头痛的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夏小宇好像没对我提起过她有头痛的毛病。我想了想，把瓶子装进了大衣口袋里。

回到家，我惊喜地发现启凡回来了。

第二天上午十点多，我还在梦乡的时候，接到了姚遥母亲打来的电话，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，语无伦次。闹了半天我才听明白，原来是姚遥要跳楼，让我赶紧过去救命。

我一口气奔上了八楼，累掉了半条命，却意外地发现罗天也在，他今天穿着制服，显得更冷。他也看见了我，走过来一把就将我拦住了：“你过来干什么？”声音冷漠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我昂首挺胸地从他面前走了过去。

阳台上的一幕让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只见姚遥坐在栏杆上，穿着一单薄的白色长裙，脸上化着妆，神情呆滞，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，正在一刀一刀地割自己的手臂，鲜血淋漓，白色的长裙已经被鲜血浸透。她喃喃自语着，每说出一句就割一刀手臂。旁边站着几个警察，全都束手无策。



教你共赢

假设可乐 2 元钱一罐，两个空罐可以换一罐可乐，如果你给 6 元钱，你最多能喝几罐可乐？这个游戏，我们问过身边很多人，包括同事和朋友，当然还有亲人。几乎 90% 的人经过推演，有时甚至通过多次推演，然后对我说：是 5 罐吗？我们为什么不问一下自己，如果这时候我们再有一个“空罐”，能不能喝得更多呢？

翟江波 杨清波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通用公司的胸怀

痛定思痛，在经过几十年的争斗后，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——通用汽车公司决定和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组织一个联合公司，在加利福尼亚州通用的雷蒙德工厂合作生产汽车。两个竞争角逐的“冤家对头”握手言欢。

当时，这一合作的建议是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劳格·史密斯提出来的。因为他看到，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汽车市场上，日本汽车正以其成本低、价格廉而后来者居上，蚕食着一直在汽车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美国的地盘，尽管通用想尽了改进汽车制造的办法，仍难以在这场竞争中获胜，史密斯认为：美国汽车之所以败给日本汽车，主要在成本价上，美国汽车生产厂家的劳动力成本比日本每小时高出 8 美元，平均每一辆小型车，日本汽车厂家比美国汽车厂家节省 500 美元，自从 V 型汽车失败后，史密斯赶快给 S 型车把脉，得出结论：日本汽车厂可以用比通用少 2000 美元的成本生产出一辆类似 S 型车，如再坚持下去又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他果断做决定，S 型车计划下马。

史密斯上任前，通用公司的前任总裁们都习惯地把日本汽车商看作敌人而与之斗争，但这回史密斯要改变这个

“习惯”。他一改前任的做法，停止生产本公司的汽车，转过来与日本汽车商“结交”，一方面裁员，另一方面购买日本厂家铃木 5% 的股份，作为交换，铃木公司将在出口限制解除后，每年卖给通用公司 8 万辆超小型车。通用将把这些车重新以“斯普林”命名。通过“雪佛兰”销售系统销售出去，与此同时，通用公司拥有五十铃公司 34% 的股份，也同意每年向通用公司提供 20 万辆车。

由于有了进口的限制，通用不可能从日本人手里获得更多的汽车，于是他想到了联营，既满足了销售系统的需要，又填补了公司小汽车生产线的空白。

这时，一个最合适的对象出现了，它就是日本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丰田公司。对于丰田来说，联合制造可以避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，获取更大的利润，对于通用来说，则可以深入了解丰田生产管理的第一手资料，借鉴丰田的经验。1983 年初，通用和丰田宣布两家公司正式联营，定名为 NVMI—新联合汽车制造厂。联营后的通用决定“先合作再竞争”，直接从日本人手中购买汽车，同时又与丰田公司紧密合作，既获得丰田汽车的生产技术，又能得到廉价汽车，与此同时，史密斯又紧锣密鼓地进行汽车新技术研究

开发。为了尽快取得日本人无法与之相比的技术优势，通用购买了休斯公司。在田纳西州置地，建设规模庞大的汽车生产基地，决心制造出能与日本汽车一决高下的汽车。

1985 年 7 月，通用公司宣布选定了位于田纳西州纳什谷以南 30 英里外的面积 2000 英亩的农场作厂址，与此同时，公司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设计一种代号通用—10 型的中型汽车，拨款 70 亿美元，这是有史以来代价最高的单项汽车生产项目。

此后，尽管日本汽车节节胜利，但通用公司因为牢牢掌握了丰田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，在美国始终保证了超群的市场份额。在短短的三年内立竿见影，通用公司迅速走出了亏损的低谷，取得了 50 亿美元的赢利。

合作战略是决定企业生死攸关的大事，哪怕是像通用公司这样的全球性的大型企业，面对日本汽车公司的激烈竞争和带有冲击性的影响，也不得不放下架子与他人合作。因为合作能带来双赢，合作带来外力。选择合作，并不是为了妥协，而是为了更好地竞争。与其将对手拒之门外，不如取其之长，补己之短，反而能使自己得到飞速发展，从而将其他竞争对手远远地甩在后面。



纪实文学

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，他们一出生就接受最先进思想的熏陶，他们的命运，常常让新中国的领导人牵肠挂肚；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，他们长时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，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。这群二战时期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，是中国共产党先烈及高级干部子女。

赵嘉麟 葛万青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我就是朱敏

在东普鲁士集中营里，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囚犯们之间传开来：苏联红军正在收复南方失陷的城市，不久就要打到波兰和德国境内。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让朱敏和姐妹们兴奋了好几天。

1945 年 1 月 30 日早晨。这天是米拉的生日。朱敏从睡梦中醒来，心里想着怎样为好朋友庆祝。可是，这一天的早晨和平时不太一样——刺耳的集合哨迟迟没有响起，四周静得有些诡异。姑娘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走出房门一看：平时荷枪实弹的宪兵不见了，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，集中营周围的铁丝网和围墙七倒八歪。怎么一夜工夫，德国鬼子全都不见了？

“啊——德国鬼子跑了——我们自由啦！”突然传来声嘶力竭的叫声。原来德国人已经悄无声息地逃走了！战争就要结束了！得到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后，朱敏和米拉紧紧拥抱着在一起，激动地流出了眼泪。

德国人逃跑了，集中营的人能走的都走了，只有朱敏她们这群孩子不知到何处去。一位 50 多岁、在集中营里做翻译的德国人将这些孩子领回家，藏在他家的地窖里。当天晚上，苏联红军的

先遣队就到了这里，翻译将姑娘们交给他们。当这些衣衫褴褛、身体病弱的姑娘出现在他们面前时，红军先遣队员的眼睛不禁湿润了。他们鼓励姑娘们一定要坚持住，并告诉她们一直往东走就会找到红军的。听了这些话，她们没等天亮就出发了。

朱敏这时正发高烧，一点力气也没有，米拉扶着她们，一步一步艰难地向东走着。走了大约十八公里，来到一个镇子，又遇到一队苏军，他们让这些姑娘坐下休息一会儿。这时，天已经黑了，经过几天的奔波，她们很快便倒在一堆草垛旁睡着了。

半夜，天空突然升起了照明弹，紧接着，枪声爆豆似的响了起来，一颗颗炮弹落在她们的周围，一时间，火光冲天，人们叫喊着、奔跑着。熟睡的朱敏被惊醒了，看见周围的草堆烧着了，她赶紧爬起来跟着人们跑。这时，隐约听到米拉在喊着她的名字，朱敏答应了一声，四下打量，却不见好朋友的踪影。这对 4 年来一直患难与共的小伙伴在战火中失散了。

对于一个城市”的指示，查找朱敏的下落已经很久了。红军驻地的这个中国女孩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许多人询问过朱敏的身世，但她很警惕，一口咬定自己是一个中国医生的孩子，来苏联治病。

不久，朱敏所在的部队调走了，又来了新的队伍，朱敏仍被安排在厨房干活。部队政委是米中尉，见到朱敏时，对她的来历产生了疑问。一天，政委请朱敏来到办公室，亲切地对她说：“小姑娘，你好！我是红军的政委，我们都是自己人。请告诉我你是怎样从中国来，又怎样到这里的？”

朱敏照旧以自编的一套身世回答。政委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小姑娘，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秘密不肯说。那么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在法西斯的集中营有没有见过别的中国女孩？确切地说，是中国军队司令员朱德的女儿？要知道，斯大林同志为朱司令女儿的下落伤透了脑筋，派我们到处去找。但可惜的是，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关于她的消息。”

朱敏听着政委的讲话，脑子里关于父亲模糊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，特别是想起自己第一次和父亲见面时的那份喜悦和激动。朱敏的眼眶湿润了，她哽咽着说道：“叔叔，我，我就是你们，你们要找的女孩……”



言情小说

临近大学毕业，常清发现自己怀上了实习时期的上司、一位有妇之夫的孩子，而她的家族难育的遗传史，使她做出了生下孩子的决定。初入职场的生存艰难，亲情的冷漠，周遭的冷眼与歧视，把这个年轻的未婚妈妈抛到了命运的谷底。但她凭着 80 后一代人难以想象的坚强与坚韧，以不放弃的爱的力量，扛起了命运所赋予她的一切。

蓝小汐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成了陈菲的同事

孩子六个月了，我琢磨着该找份工作。陈菲所在的杂志社招人，我第一时间去报了名。去了才知道，保险没有、底薪没有、福利没有，不过是按劳取酬，千字八十元。说白了就是临时工。

第一天上班，陈菲领我去见总编，其实早就见过。不仅见过，他的大事小事身边事，坏事糗事倒霉事，陈菲都在茶余饭后，不厌其烦的描绘过。

“这就是我们的李总编。”陈菲恭敬地向我引荐。“您好，李总编。”我也表现得很恭谦。

“来，坐。”李总编用下巴指了指老板桌前的转椅，我只用半个屁股坐，腰板挺得倍儿直，双手交叉，放在膝盖上。李总编对我谆谆教导了一番。我表态：“李总编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”

刚出门，陈菲就压低嗓门恶狠狠地对我说了句：“别听他放屁。”接着，广告部郑总监来找我：“常清，你既聪明又能干……”我的神经就绷紧了，立即就警惕起来：又有什么事？果不其然，人家下面一句话就是：“可以试着开拓广告。”我礼貌拒绝：“我是来做采访的，对广告没有经验，

可能做不好。”对方不依不饶，穷追猛打：“谁生来就有经验，下午不妨跟我一起去拜访客户，以后自己尝试。”我恨得直咬牙，但嘴巴里说出的却说：“好吧。”

下午，郑总监开着他那辆破旧的捷达载我去客户那。开了两个钟头，终于抵达人家客户，已经到了下班的点儿。客户是事业单位，说一不二，说五点半下班绝对不会拖到五点半一分，客户撂下一句“改日再说”，就关上电脑站起来收拾包，做逐客状。

无奈之下，郑总监只好垂头丧气领着我走人。回去的路上，依然堵车，他正在气头上，争分夺秒地抢道、冲红灯、甚至将车开上人行道。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紧紧攥着安全带，祈祷着：我的老天爷以及上帝啊，保佑我平平安安的吧，我家里还有个喝奶的娃啊。眼睛还没睁开，就听见砰一声，车子猛地一震，我的脑门撞到挡风玻璃，钝钝的痛，手一抹，渗出血来。原来是追尾了，我们的车撞到了前面奔驰的屁股了。我一看人家屁股上那个三角小标志，心里就一惊：得，这得赔多少钱啊。来的路上就听郑总监提过，车的保险到期了，还没来及买。

郑总监气势汹汹下了车，一巴掌拍在前面车的引

擎盖上，声色俱厉：“混蛋！怎么开车呢？”前面那车紧闭车门，司机一直没有出来，在等交警。郑总监就更嚣张了，嘴巴里骂骂咧咧，不停地拍着人家的车门，敲人家的车窗户，踢人家的轮胎……

奔驰的后门开了，一个穿着浅灰色夹克的男人推开车门走了出来。郑总监一个箭步窜上来，“你别走，嘿，谁让你走了。你信不信，我让你今天走不回家就要倒霉！”浅灰夹克皱着眉，拨开郑总监，径直向我走过来，“你没事吧。”我不知道所措，只会点头。

“哎……你别走呀。谁允许你走了？”郑总监拉住人家。这时候，奔驰驾驶室的门砰地开了，一个戴着墨镜、身材魁梧的司机快步下车，拽住郑总监的衣领，一甩胳膊，我们的总监先生就如同一条破麻袋被扔在了地上。该！我心里说。但作为同事，我不得不走过去询问，“郑总监，没事吧。”并试图把他拉起来。“别碰我，等警察来，他们打人！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打人，反了天了！”郑总监坐在地上不肯起来。

我涨奶涨得难受，眼见交警来了，110 也来了，便与狼狈不堪的总监先生打了个招呼，也顾不上他那要吃人的眼神了，匆匆离开了事发